

# 第一人称代词标记性话语策略及其文化身份建构差异

——基于中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语料

刘君红 三峡大学

**摘要：**本文基于电视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和《奥普拉·温弗瑞秀》知名嘉宾英语访谈节目主持人话语语料，比较两位主持人在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及自我文化身份建构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第一人称代词是文化身份建构的标记性话语策略。具体表现为，中国主持人更多使用第一人称复数突显自我所属的集体形象，并将自我独立于话题外；美国主持人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积极地自我呈现或介入话题。第一人称代词作为标记性话语策略建构出中国主持人集体主义的文化身份，以及美国主持人个人主义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第一人称代词；标记性话语策略；中美主持人；文化身份；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16)05-0036-07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5.006

## 1 引言

语言与文化身份建构是跨文化交际和功能语言学的关注焦点之一。语言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说话人的语言选择过程也是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并受其文化身份的制约（Kramsch, 1998）。这表明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的文化身份体现在其语言表达形式中，而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能建构不同的文化身份。功能语言学研究表明，人称代词的使用能明确权力和地位、表示礼貌、建构社会身份和人际关系等（Muhlhausler & Harre, 1990；Wales, 1996；田海龙, 2001）。

电视访谈节目展示的是一种双向人际交流，节目主持人与来访嘉宾互动交流的过程中自我介入的程度以及对话语权的控制方式是主持人身份建构的主要因素。作为一种职业话语

类型，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话语事先经过精心准备，具有完整的话题结构形式（代树兰, 2008：108）。在相对完整的话题结构下，节目主持人话语策略的选择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建构出不同的文化身份。本文拟比较分析来自中美文化的两位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如何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建构自我文化身份。

## 2 文化身份及其语言建构观

文化身份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对其群体所遵循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的认同和践行，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动态机制（Hamers & Blanc, 1989）。在跨文化身份比较中，国家身份、民族身份等宏观层面上的文化价值观和微观层面上的个体文化归属的认同感共同作用，

作者简介：刘君红，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篇分析、跨文化交际。E-mail: liujunhong@ctgu.edu.cn。

构成特定语境下的文化身份。由此可见，价值观是文化身份的构成要素和理论基础。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体系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Hofstede, 1980; Hofstede, Hofstede & Minkov, 2010)。集体主义有群体取向(group-oriented, 强调个体是集体的成员, 依靠集体团结协作)和他人取向(other-oriented, 强调他人感受, 注重面子观与身份得失)两个维度。反之, 个人主义注重个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自由和权利, 独立自主, 不依赖他人。Markus & Kitayama (1991)区分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中两种不同的自我身份建构类型, 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依存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依存型自我最基本的目标是维持人际联系, 所以集体中的他者或周围环境对于依存型自我来说非常重要, 而个人会否认自己的重要性, 特别是当个人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进行交流时。同时, 独立型自我在身份建构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心理过程或外部行为, 如: 自我实现、自我认识、表达个人需要、行使个人权利、展现个人能力、发展个人独特潜能等等。

语言建构观视阈下的身份研究强调身份的动态性, 将身份视为包括话语实践在内的各种社会交往协商共建的产物(Burr, 2003; 陈建平、王加林, 2014)。人称代词在传统语法中局限于句法层面的指代对象分析, 功能语法则将其延展到人际意义和语境意义的功能实现。除了特定语境中的指代对象, 人称代词还能实现权势和等同关系(Brown & Gilman, 1960)。英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

(主格we, 宾格us, 属格our, ours, 反身代词ourselves)因其指称意义的复杂性, 成为社会公共话语的人际功能分析的热点(Fortanet, 2004; Wodak, et al., 1999; 王加林、贺显斌, 2012)。当说话人使用WE代替实际意义的I时, 其目的是企图从权势或主体性地位向平等关系方向下移, 向亲密、谦逊方向归度, 以此形成双方共同点增加的心理预设, 从而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 使听话人在情感上接受说话人的主体性地位(陈治安、彭宣维, 1994; 何自然, 1988)。同样, 英语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I, me, my, mine, myself)能实现语义模糊和语义虚指, 达到拉近说话人与听话人距离, 实现团结面子功能(黄奕等, 2007)。上述研究多从语篇语义或人际语用视角阐释第一人称代词的话语功能, 但鲜有从文化价值观层面探讨第一人称代词使用中的文化身份建构及其跨文化比较研究。鉴于此, 本研究考察中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英语双向互动时如何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作为标记性话语策略建构自我文化身份。

### 3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语料来源于两套电视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简称《杨》)和《奥普拉·温弗瑞秀》(简称《奥》)于2009—2010年间播出的知名嘉宾英语访谈节目各5场, 抽取其中的主持人话语, 建成两套小型文本语料库(见表1和表2)。

由表1和表2可知, 《杨》和《奥》两套节目具有话语策略分析的可比性。首先, 两位主持人均为女性, 在话语策略的性别表现上保证了具有一致性的可能性。其次, 两套节目性

表1 中国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话语文本来源

序号	日期	访谈主题	访谈嘉宾	访谈时长 (分钟)	主持人话语 (词)
1	2009-02-22	从第一夫人到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	36	554
2	2009-08-13	她在领导哈佛	德鲁·福斯特	35	581
3	2010-07-17	瞧这一家子	威尔·史密斯	45	622
4	2010-08-28	宗旨引领人生	宝洁CEO麦睿博	36	476
5	2010-10-23	更聪明地做慈善	彼得·巴菲特 比尔·盖茨	36	539
总计				188	2 772

表2 美国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话语文本来源

序号	日期	访谈主题	访谈嘉宾	访谈时长 (分钟)	主持人话语 (词)
1	2009-12-11	白宫的圣诞节	巴拉克·奥巴马	40	612
2	2010-05-13	《暮光之城》秀时刻	《暮光之城》主演	38	557
3	2010-09-10	威尔·史密斯一家人	威尔·史密斯	40	581
4	2010-09-20	等待超人	比尔·盖茨	38	608
5	2010-10-01	J. K. 罗琳访谈	J. K. 罗琳	37	696
总计				193	3 054

质相似，主要以问答谈话形式讨论嘉宾的工作、生活和对事情的态度观点等，讲述人生故事。而且，访谈嘉宾的社会身份相似，均为来自英语国家政治、经济、教育或文艺界知名人士，且其中两场节目的嘉宾（威尔·史密斯和比尔·盖茨）完全相同，因而在讨论话题上较为相似。然后，现场访谈时长大致相同，获取的文本话量相当，且采访语言均为英语，保证了文本字数的一致性。其中，《杨》主持人采访部分播放总时长约188分钟，主持人话语总量为2 772个英文单词，《奥》主持人采访部分播放总时长约187分钟，主持人话语总量为3 054个英文单词。最后，两套节目均选自2009—2010年间，具有相同的社会时代背景。选取该时段节目的主要原因是《奥》已于2011年9月停播，而《杨》在该时段内有与《奥》嘉宾身份背景相似的英语访谈嘉宾。

本研究数据处理与分析按照三个步骤进行：首先，从两套电视节目脚本中抽取主持人话语，形成中

美两套主持人话语语料库。同时，由于人称代词的使用与上下文（context）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保持原始的访谈语料库，便于后期结合主持人-嘉宾对话情境分析人称代词的文化身份建构作用。其次，采用人工标示和计算机辅助统计的方法，统计两套语料中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 me, my, mine, myself）和复数WE（we, us, our, ours, ourselves）的频数，比较分析两位主持人在第一人称代词使用上的差异。最后，结合原始对话语料，比较两位主持人在和嘉宾互动过程中使用人称代词的话语策略。

#### 4 中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

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属于自我呈现的话语方式，包括自我提及、自我态度的呈现以及给予对方话语肯定或否定的反馈信息（Harwood, 2005）。本研究主要考查中美两位电视访谈主持人如何使用第一人称代词

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因而主要分析两位主持人在与嘉宾互动中自我提及和呈现自我态度的话语策略。

##### 4.1 第一人称代词单数作为自我提及与介入话题的话语策略

《杨》和《奥》主持人第一人称代词单数的使用频数统计见表3。数据统计发现，《杨》和《奥》主持人第一人称代词单数的使用具有显著差异，该差异尤其体现在主格I的使用次数及频率上。二者的使用总次数分别为15次和350次，每百词标准频数分别为0.54和11.46，次数和词频数均具有显著差异。其中，两位主持人使用主格I的次数（频率）分别为8（0.29）和271（8.87），均占到该主持人第一人称代词单数使用的50%以上。

人称代词具有照应功能，在语篇衔接与意义连贯过程中能激活其他语段，但第一人称标记语还必须联系话语情景，参照话语角色来确定（Halliday & Hasan, 1976）。本研究从第一人称代词单数的话语情景可知，主持人使用主格I多用于自

表3 第一人称代词单数的使用情况

人称代词词形	I	Me	My	Mine	Myself	总次/频数
《杨》主持人使用次数	8	5	2	0	0	15
《杨》主持人使用频率	0.29	0.18	0.07	0	0	0.54
《奥》主持人使用次数	271	35	41	0	3	350
《奥》主持人使用频率	8.87	1.15	1.34	0	0.10	11.46

我提及与自我介入的话语策略。首先,《奥》主持人大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主格形式I,表现出主持人积极呈现自我和表明自我态度的倾向。例如:

(1) Winfrey: ...When I came to the end of that I mourned not only for the end of the series but for you. I cannot imagine what that was like.

Rowling: It was huge.

Winfrey: I can't imagine.

Rowling: I kept — It was bereavement. It was...

(《奥》: J. K. 罗琳访谈)

(2) Winfrey: I used the word "agony," but was it agonizing for you?

Obama: Absolutely. If a president makes a decision about war and peace and isn't agonizing over...

(《奥》: 白宫的圣诞节)

(3) Winfrey: It is the land of bagpipes, whiskey, kilts, and castles. Scotland is also home to the queen of the publishing world — billionaire mom— J. K. Rowling. I traveled to Edinburgh to meet J. K. in the city where her beloved boy wizard, Harry Potter, leapt from her fantastical imagination into the hearts of millions...

(《奥》: J. K. 罗琳访谈)

例(1)中,第一个话轮里奥普拉连用三个主格I直陈自己的行为 and 感受,她说:“当我读到最后这段时,我感到一丝丝的忧伤,不仅是因为哈利波特系列的结束,也因为你。我不能想象那是什么情形。”当罗琳解释说“那是巨大的悲痛”后,奥普拉重复个人感受“我无法想象”开始第二个话轮,期待嘉宾进一步解释,而且成功得到了罗琳的详细回应,“我不断地——那如丧考妣。……”例(2)中,奥普拉说“我使用了‘苦恼’一词……”,以主格I开头,直陈自己

的行为,也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直接答复。《奥》主持人话语中的此类例子较为普遍,说明在美国相对自由开放的传播环境下,主持人敢于在屏幕上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想法,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奥普拉不仅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苦乐,还敞开自己的心扉,真诚直率地与观众进行感情交流,表达自我,以I的频繁使用达到真情交流的目的。例(3)是奥普拉在访谈中根据罗琳书中的情节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用大段的话语来陈述个人内心的构想。类似的话语风格在奥普拉的访谈中随处可见,是一种积极介入的方式。奥普拉乐于向嘉宾展现自己生活中的细节,这在体现“脱口秀”电视节目特征的同时,也赢得了嘉宾对她的信任,拉近了与嘉宾的距离,从而使嘉宾真正把她当作可以信赖的倾诉对象。

然而,《杨》主持人极少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即使在有限的使用中,进行自我呈现和表现自我态度的话语也极为有限。试举两例如下:

(4) Yang: I talked with many phenomenal women. I found out that once they are positioning in important posts, they actually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and efforts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spouses don't feel uncomfortable about it. Er... that's very special about women leaders, and I don't find the same concerns on the men leaders. So do you have to do the same thing?

Faust: I haven't had to do that with my husband. I think he's been just such a wonderful support. And he has been there for me in so many ways...

(《杨》: 她在领导哈佛)

(5) Willow Smith: ...I wanted to eat scorpions, but they were moving. It's kind of like...

Yang: You know, they have to be fried. By the way, I don't eat scorpion

either. Don't assume that every Chinese like that.

(《杨》: 瞧这一家子)

例(4)是《杨》主持人罕见地在一段话里连续使用主格三个I发表个人观点,引出新的话题,发起新一轮谈话。实际上,在《她在领导哈佛》这场访谈中,杨澜总共仅使用了5个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而本句这一句话中就使用了3个,属于特例。类似的例子通常有“I've been told”“I noticed”“I learned”等结构引出从句,陈述事件。而大多数情况下,杨澜通过第二人称代词YOU直接将新话题与嘉宾关联,而将自己置于话题外。例(5)中,当威尔·史密斯的女儿维罗·史密斯讲述在北京被邀请吃蝎子,本来想吃,但是看到蝎子还在动时,感到害怕恶心而放弃。这时,杨澜首先解释蝎子也要烤熟了吃,然后主动使用I表明自我态度,说“我也不吃蝎子。可别以为每个中国人都吃蝎子哦!”引起史密斯夫妇的开怀大笑。但值得注意的是,杨澜在I前,使用了一个转换话题的导入语“By the way”,看似无心,实则有意,不仅导入个人态度,更是维护中国人的集体饮食观念。

#### 4.2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作为自我独立与回避话题的话语策略

从表4可知,在频数分布上,《杨》和《奥》两位主持人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使用的总频数上相差不大,总次数分别为39和21,总频数分别为1.40和0.95。但是二者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主格we的使用上具有显著差异,《杨》主持人共使用31次,而《奥》主持人仅使用7次,频数分别为1.12和0.39。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主要用于“自我包含”(inclusive we),也可用于“自我排除”(exclusive we)。自我包含指的是“不仅我自己这样说,我们都这样说,所以你

表4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使用情况

人称代词词形	We	Us	Our	Ours	Ourselves	总频数
《杨》主持人使用次数	31	2	6	0	0	39
《杨》主持人使用频率	1.12	0.07	0.21	0	0	1.40
《奥》主持人使用次数	7	7	5	0	2	21
《奥》主持人使用频率	0.39	0.23	0.26	0	0.07	0.95

最好相信” (Lakoff, 1990)。自我排除指说话人使用WE时所描述的事物主体并不包含说话人自己, 如牙医检查孩子的牙齿, 发现蛀牙时说: “We have a hole in the left third tooth.” 此处的“我们”就不包含说话者本人。自我包含的WE表示一种权威功能, 体现说话人所属集体的意志, 疏远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 能使说话人达到自我独立于话题外或回避话题的作用, 而自我排除的WE则忽略说话人的个体意识, 拉近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相对《奥》主持人而言, 《杨》主持人较频繁使用包含关系的WE。如:

(6) Yang: Do you think that China should further invest into American treasury bonds? Because there is a debate here — with unclear future, we should stop buying more.

Secretary Clinton: Well, I certainly do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bank here in...

(《杨》: 从第一夫人到国务卿)

(7) Yang: Okay. So we have to keep rowing?

Secretary Clinton: Yes.

(《杨》: 从第一夫人到国务卿)

例(6)和例(7)中的访谈对象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所以杨澜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主格we均指国家, 即中国。这种人称代词使用策略是以自我包含的方式呈现自己所属的集体, 隐匿自我个体存在的概念。《奥》主持人也偶有使用包含关系的WE, 如:

(8) Winfrey: We call queues lines.

Rowling: Lines.

(《奥》: J.K.罗琳访谈)

此处例(8)中的we是体现包含关系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主格, 是奥普拉告诉J.K.罗琳, “我们把queues叫作lines”, 强调自己所属的美国与J.K.罗琳所属的英国在英语用词上的差异。同样属于包含关系WE的例子还有:

(9) Oprah: Oh, and there — oh, we can see, there’s the — we’ve heard all about this.

Obama: —the that — there’s — there’s the swing set. It starts getting a little old.

(《奥》: 白宫的圣诞节)

此处, 奥普拉看到窗外的秋千, 回想起新闻报道中曾说总统的两个女儿常在窗外荡秋千, 因此使用we来包含她和观众朋友, 从而使自己以单纯采访者的身份独立于话题之外。可见, 虽然《奥》主持人较少使用WE作为自我呈现的方式, 但在WE的使用策略上则与《杨》主持人相同。

以上对《杨》与《奥》主持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比较分析可知, 二者在自我呈现和介入话题方面具有整体性的显著差异。《奥》主持人有更高的自我呈现率和更平等亲切的主持人-嘉宾关系, 而《杨》主持人表现为较低的自我呈现率和更客观独立的主持人-嘉宾关系。《杨》主持人习惯向嘉宾寻求

对事件的高度概括, 而《奥》主持人在谈论同类主题时却常以第一人称单数谈及自身对该事情的感觉, 引出嘉宾的想法, 对信息量大小的要求居于次位。同时, 两位主持人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构成说话人认知或情感参与 (cognitive or affective engagement) 程度的连续体, 充分体现说话人的移情 (empathy) 或团结 (solidarity) 的意愿 (Scollon & Scollon, 1995; Tannen, 1989)。话语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 在中美主持人表现自我独立或介入的话语实践中, 第一人称代词作为标记性话语策略建构出两位主持人不同的文化身份。

## 5 中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的文化身份建构

中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对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分别建构了二者依存型集体主义和独立型个人主义的文化身份。

《杨》主持人在访谈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自我呈现方式不是I而是WE。在表达自我观点时, 主持人不是说 “I heard that...”, 而是用 “We heard that...”。在提及自我所属的国家这一集体观念时不是使用 “China”, 而是使用 “we”, 如4.1节例(7)所示。但是, 在提及对方所属的集体时, 主持人却使用国家名称 “the United States”, 而不是使用第二人称代词 “you”。《杨》主持人对第一人称代词单数的回避和复数的高频使用现象呼应

了Hinkel (2001) 的主张, “第一人称单数在儒教、道教和佛教影响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常常受到否定, 因为它让人觉得远离了集体, 危害了团结。而第一人称的各种复数形式在汉语中受到青睐, 因为它与集体相联系, 有利于作者/说者与读者/听者之间的团结和共鸣”。此外, 《杨》主持人在访谈中倾向于回避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寻求隐藏自我观点和态度。例如, 主持人恭维对方时不使用 “I like your skirt”, 而是使用第二人称代词 “Your skirt is lovely”。又如, 当嘉宾讲述自己的人生经验、成败得失之后, 主持人通常热情礼貌地回应 “That is very inspiring...” 或 “Your story demonstrates the essence of hard working”, 然后紧接着抛出另一个问题。这种他人中心 (other-focused) 的态度倾向弱化说话人的个体身份, 突出自我作为集体成员的身份。第二人称代词的话语功能, 本研究未予考虑, 笔者将另文撰述。

与此形成对照, 《奥》主持人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表现为积极自我呈现的话语特征, 突显美国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 建构了主持人独立型个人主义的文化身份。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体独立身份, 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和自我意识 (self-realization) 被看作个人主义文化中重要的人生目标。Bellah等 (1986: 142) 这样阐释美国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我们相信个人的尊严, 乃至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我们为自己而思考, 为自己而判断, 为自己决策, 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而生活。”《奥》主持人高频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这一话语标记语主要实现三个话语功能: (1) 积极呈现自我态度和情感。

比如当嘉宾表达了对事物的判断或感受时, 主持人频繁使用 “I think so” “I love this idea” “Me too” 等表达对嘉宾观点的高度认可。(2) 表达自我观点, 实现话轮转换。与《杨》主持人不同, 《奥》主持人很少拘泥于常规访谈话语 “主持人发问+嘉宾回答” 的固定话轮转换模式, 而是和嘉宾互动, 表达自我观点, 使得话轮结构灵活多变。有时候一个起始话轮中间穿插两三个小的话轮才重新回归第一个话轮的主题。《奥》主持人善于在访谈中积极表达个人的态度和观点, 把个人内在的希望和能力作为谈话的内容之一, 具有明显个人中心 (self-focused) 的倾向。(3) 主动介入谈话, 体现与嘉宾的团结意愿。这种积极介入的话语方式更易于赢得受访嘉宾的信任, 在增进彼此亲密关系的同时, 较自然地引出受访者的态度和观点, 达成访谈目的。

## 6 结语

本研究发现, 中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作为标记性话语策略, 在与嘉宾访谈过程中建构自我文化身份。中国主持人通过大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建构其集体主义文化身份, 表现出与嘉宾的等级权距关系; 美国主持人集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建构自我个人主义的文化身份, 表现出与嘉宾的平等权距关系。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能实现推远或拉近说话人与听话人社会距离的目的, 是身份建构的有效话语策略。

本研究认同社会建构观视阈下的身份动态建构的本质属性。身份是建构性的, 具有时间维度, 具有交互主体性和施为性 (Bednarek & Martin, 2010)。因此, 本研究

关于中美主持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身份建构的结论不是静止的、绝对的。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跨文化身份研究中,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依然是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解释中美价值体系和交际实践的文化特点 (丁小斌、赵楠, 2015), 因为每个文化系统的价值观形成都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体现了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和合理性。文化身份建构的动态观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理论阐释的合理性表明, 本研究关于中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第一人称代词的话语策略及其文化身份建构有助于语言与身份建构的理论拓展和跨文化身份的话语解读。□

## 注释

本文是湖北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 “新闻评论语篇与青年社会身份建构——功能语言学视角” (编号2015D013) 和湖北省教科 “十二五” 规划项目 “地方综合性高校英语学习者身份的多模态话语建构” (2014B071) 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 [1] Bednarek, M. & Martin, J. *New Discourse on Language: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 Identity and Affiliation*[M].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 [2] Bellah, R.,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J].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86(1): 136-148.
- [3] Brown, R. & Gilman, A.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A]. In Giglioli, P.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C].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1960: 252-282.
- [4] Burr, V. *Social Construction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5] Fortanet, I. The use of “we” in university lectures: Reference and function[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4(1): 45-66.
- [6] Halliday, M.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
- [7] Hamers, J. & Blanc, M. *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8] Harwood, N. Corpus-based study of self-promotional *I* and *we* in academic writing across four discipline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5 (37): 1207-1231.
- [9] Hinkel, E.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0] Hofstede, G., Hofstede, G. J. & Minkov, M.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 N. Y.: McGraw-Hill, 2010.
- [11]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80.
- [12] 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3] Lakoff, R. *Talking Power: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Our Liv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 [14] Markus, H. &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2): 224-253.
- [15] Muhlhausler, P. & Harre, R. *Pronouns and Peopl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Personal Identity*[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 [16] Scollon, R. & Scollon, 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M]. Oxford: Blackwell, 1995.
- [17] Tannen, D. *Talking Voices: Repetition, Dialogue, and Imagery 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8] Wales, K. *Personal Pronoun in Present Day Englis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9] Wodak, et al.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M]. Hirsch, A. & Mitten, R. Tran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0] 陈建平, 王加林. 互文性与身份建构话语策略[J]. 中国外语, 2014(2): 32-38.
- [21] 陈治安, 彭宣维. 人称指示语研究[J]. 外国语, 1994(3): 28-34.
- [22] 代树兰. 电视访谈的话题结构研究[J]. 东岳论丛, 2008(4): 108-111.
- [23] 丁小斌, 赵楠.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差异: 来自基因、大脑的证据[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5(1): 131-137.
- [24] 何自然. 语用学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25] 黄奕, 白永权, 蒋跃. 汉英访谈节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指称模糊[J]. 外国语, 2007(2): 53-59.
- [26] 田海龙. “我”“我们”的使用与个人性格[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3): 75-80.
- [27] 王加林, 贺显斌. 回归前后香港施政报告中WE的使用与香港人身份的建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4): 12-15, 106.

### First Personal Pronoun as Marked Discourse Strategy and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Discourses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TV Interview Hosts

**Abstract:** Based on ten selected texts from Chinese TV interview programs *Yang Lan One-on-one* and its American counterpart *The Oprah Winfrey Show*,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studies the use of first personal pronouns between the two hosts from China and America and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constructed corresponding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rst personal pronouns are used as marked discourse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the hosts' cultural identities. Specifically, the Chinese host uses more plural forms of the first personal pronoun to highlight the group to which she belongs, and to keep her own ideas and opinions without being fully expres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merican host uses a great number of singular forms of the first personal pronoun to make a full self-presence in the interview a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personal pronoun use between the two hosts demonstr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istic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dividualistic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hosts respectively, and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markedness of first personal pronouns as discourse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TV interview hosts.

**Keywords:** first personal pronouns; marked discourse strategy; Chinese and American hosts; cultural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